胡適在臺灣識字

黃純青

胡適，字適之，幼名嗣嘏，宣時曾受家鄉同學稱之曰「崇先生」，徽州績溪人，生於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即民前二十一年，今年五十八歲，幼年，曾隨其父母寄留臺灣，受家庭教育，識字七百，（見胡適著四十自述）童年，在績溪受過九年家鄉教育，青年渡美留學，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學博士，為我中國新文化運動主唱，成為中心討論問題，計劃之議論，為我國學界重視，近又被表關於學術獨立，與十年計劃之議論，為我國學界所重視，成為中心討論問題。曾任駐美大使，現任北京大學校長，其父明鐵花，是作官人，其母馮順弟，是田家女，光緒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鐵花與順弟結婚，其時鐵花四十七歲，順弟十七歲，結婚後一年八個月，生適之，初鐵花娶馮氏，未幾遭太平天國之亂，於同治四年，馮氏死在亂兵之手，次娶曹氏，生三男三女，不幸曹氏死於光緒四年，鐵花中年失偶，志在遠遊，久不復絃，至光緒十五年三月，乃娶順弟為後妻而生適之也，光緒十八年，臺灣巡撫邵有濂，奏胡父鐵花調往臺灣，二月胡父自上海到臺灣，翌十九年五月，胡父任新設臺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銅海後軍營，先是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其時適之生後一歲三個月有五日，隨其母順弟，叔介如，兄嗣和嗣穆，一行五人，自上海到臺灣，在臺南府城內，暫住十個月，是年年底，乃隨其母到臺東，與其父團聚臺東直隸州知州官舍，住過一年兩個月，其間曾過家庭教育，識七百字，當時適之寓臺東，是自二歲至三歲二個月之間也，由此，可知臺東是適之發祥地也，臺語亦臺父老，於直隸州舊址，建紀念牌，請適之自題其牌文，豈非美事耶，未知東臺諸父老肯容別老夫絕議，以成美事否耶？光緒二十年，甲午，發生中日戰事，臺灣屬敵佔區域，「[illegible]」，乃託其弟介如、嗣穆[illegible]妻順弟，幼子嗣嘏，歸徽州故鄉，維時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正月，適之隨其母離開臺灣也。此時日寇已迫北京，日艦窺澎湖，自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適之初到臺灣，至光緒二十一年正月，適之離開臺灣，屈指計之，適之寓臺將近二個年也。正月，適之離開臺灣，四月十七日，馬關和約成立，五月十五日，日寇占領臺北城，先是臺胞不服，發揚鄭延平精神，五月初二日以臺灣士民議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德等十六字，電奏清廷，自立為臺灣民主國，公舉臺灣巡撫邵有濂為大總統，鎮守臺北，幫辦軍務劉永福為副總統，鎮守臺南，實行民族抗戰，誓流血，其時胡知州守臺東，偏在後山，電報不通，餉源亦絕，又觸瘴癘氣，左足不能行動，守至閏五月初三日，乃告病假，離開臺東，皈至臺南，準備回去歸州故鄉養病，臺灣民主國副總統劉永福不許，留為參謀，其時正與日寇對敵，胡知州軍務過勞，病勢愈重，至六月二十五日，双足都不能行動，劉永福乃許其離臺，六月二十六日，胡知州自安平出帆，二十八日，由廈門上陸，手足俱不能自由，暫留廈門，至七月初三日，不幸胡知州逝在廈門別世，嗚呼，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豈非胡知州之所力行者耶，所以胡適之自述，有謂其父「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誠哉是言也，當時適之，假使非早日離開臺灣，或者遭刀兵劫，不然，或觸瘴氣傳染不治之後山病，亦未可知，今也臺灣光復，適之健在，東臺瘴氣已消，而北臺迎版便，未知適之肯捲土重來，尋訪識字之發源地否耶，終答一語，向適之先生抗議，先生近有非取南京國立十年計劃之高見，自發表後，有贊成者，有反對者，遂成為我國學界中心討論問題，總北，老夫亦有管見，如國立臺灣大學，設備研究醫學農學等，內容充實，効果顯著，勝過北京，清華，浙江，武漢，中央等五大學，先生以其為大學為水準，舍去可為我國模範之國立臺灣大學，適之不論不議之列，豈非千慮一失耶，未知適之先生以為然否，總而言之，願適之先生命駕而來，一為考察臺灣大學實情，一為尋訪幼時識字發源地也。

中央日報 OCT. 2 1959

胡適昨日發表演說

闡述杜威哲學思想

三教育團體紀念杜氏百年冥誕

【本報訊】昨日爲美國大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於昨日上午十時，應中國教育學會、中國哲學會、華美協進社、臺灣分社等三機構之邀，在省立師範大學禮堂發表演說，到各學術界、教育界人士及學生等千餘人。

胡適博士指出，約翰·杜威博士在中國講學二年零二個月，他對中國有極大的影響。胡適博士說，杜威博士是在民國八年到中國來，當時，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請了一年假，後又延長了一年；他們以在中國停留兩年，多的是因爲他們到達中國的那天，正是民國五月四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的前三天，八年來改變了中國的引起了他們夫婦兩個富有一個歷史性的興趣，所運動大的決定在中國九年八月九日，杜威在這一年去世，他活了九十歲，約莫三十三歲的時候，他就開始發表一系列的文字，從那時起一直到他九十二歲，他一生的思想是將來應付環境的推論，經驗小心的求證，而且實驗主義者說，人人能存疑的作敵，杜威的許多人沒有的切的對學條的民，理疑永認痛一點，祇滴零，

在這一講演中，胡適博士指出，約翰·杜威博士在中國講學二年零二個月，他對中國有極大的影響。胡適博士說，杜威博士是在民國八年到中國來，當時，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請了一年假，後又延長了一年；他們以在中國停留兩年，多的是因爲他們到達中國的那天，正是民國五月四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的前三天，八年來改變了中國的引起了他們夫婦兩個富有一個歷史性的興趣，所運動大的決定在中國九年八月九日，杜威在這一年去世，他活了九十歲，約莫三十三歲的時候，他就開始發表一系列的文字，從那時起一直到他九十二歲，他一生的思想是將來應付環境的推論，經驗小心的求證，而且實驗主義者說，人人能存疑的作敵，杜威的許多人沒有的切的對學條的民，理疑永認痛一點，祇滴零，

胡適博士說，杜威博士的思想與胡適的思想是實驗主義，關於所謂一種清算杜威一生的思想，起來，胡適博士說，今天在大陸共匪對於共匪爲什麼要

胡適博士又說，杜威曾經說過教育是爲了社會利益的公衆知識，他之所以擔任這件事，乃是因爲他知道他如果不去做，就對不起他的終生事業。胡適博士最後說，有人說一爲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這句話是很有意義的，杜威說過在一個人沒有機會爲自己辯護時，誰都不能判他有罪。

講演會由杜元載主席，作簡短之介紹後，即由胡適演講，歷時一小時半，至十一時四十分始行散會。

紀念杜威百年冥誕

將出版五種演講錄

【本報訊】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昨天在中國教育學會，中國哲學會，華美協進社臺灣分社的紀念杜威博士一百週年誕辰茶會上宣佈，杜威博士的五種長期演講錄，總共五十八篇，將在臺灣出版，以資紀念他的一百週年誕辰。胡適博士說，這五種講演的題目是：近代教育的趨勢三講，教育哲學十六講，教育哲學與政治哲學十五講，思想的派別八講，倫理學十六講，社會哲學十一講，此外，共匪在大陸清算杜威思想及胡適思想的書籍亦一併展出。

昨天參加此一茶會者有董顯光、程天放、羅家倫夫婦、黃季陸、李濟、杜元載夫婦、費吳生夫婦、安全分署教育組長許明德、美國新聞處 Dr. Pardee Lowe 以及教育學術界人士百餘人。美國新聞處 Pardee Lowe 博士並代表美國政府送致中國教育學會、中國哲學會、華美協進社臺灣分社美國哲學史各一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公論報 OCT. 20. 1959

社論

胡適之先生的話

胡適之先生本月十四日自美國公畢返台，在機場答復新聞記者詢問，除關於赫魯雪夫訪美情形及其對世局影響，台北各報所載大致相同外。關於旅美華僑對總統連任問題，胡先生的答復雖然非常含蓄，但祇有民族報紙登載。胡先生說：聽說紐約僑領不贊成發加第三任動議運動，當各地華僑紛紛致電台灣，勸請總統連任，紐約並沒有發出此種電報；紐約目前是美國最大的華僑中心，現有華僑三萬五千人。他又說：在美時間很短，沒有與朋友談起政治問題，「我的朋友談學問的多，談政治的少」。

就在胡先生說這些話的同一天，僑務委員會透過華僑通訊社發表消息：旅美僑團僑領自六月十二日舊金山中華總會館及華僑反共總會致電國民大會、立法院，籲請總統連任後，全美各地僑團熱烈響應，紛紛向總統致敬，表示忠誠，計有紐約中華公所、紐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分會、紐約美東留學生團體、芝加哥中華會館、舊金山中華婦女反共抗俄分會、金山二埠中華會館，以及市作頓埠、洛杉磯、檀香山等地僑團僑領等。僑務委員會發表這個消息，字裏行間，似乎在證明胡適之先生在機場所說的紐約僑領不贊成勸請總統連任第三任的話是不確實的。

我們的「大胆設假」，是胡先生這樣一位舉世聞名的學人，決不會說謊。爲了「小心求證」，下面特別摘錄兩位國民黨知名之士有關這件事的言論。

紐約華美日報的主筆國民黨元老潘公展先生，對於修改憲法與總統連任問題，本年八月二十日起，在該報發表了一篇「答客問」的長文。內中有一段說：

「何況今天這些挖空心思，想要修改（或加增）臨時條款的一批人，他們的目的只在停止憲法第四十七條關於總統連選得連任以一次爲限的條文在動員戡亂時期的實施。如此大事，豈容若輩用此偷關瀆稅的辦法來實現？在這樣舞文弄法之下，用來作爲獨裁將、總統連任三屆總統的根據，而猶可以掩耳盜鈴，號召於衆曰：『這不是修改憲法』，不但欺人，而且欺己。其尤不可恕者，乃在欺騙總統。以愛戴將總統者始，而以欺蒙將總統者終，我固爲他們不取，而以我之愚，至今還是相信，將總統必將不爲他們所欺。至於人民團體雪片飛馳的擁護電報，不管如何聲勢浩大，都與法律無關」。（見自立晚報）

監察院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陶百川先生，本年八月廿八日，自美國考察返台後在國大代表憲法研究會座談會席上說：

「一般華僑沒有機會看到國內的報紙，所以對國內的情形都不大清楚。中央日報雖有一航空版，但郵費每份報紙就要新台幣五元，所以訂閱的人並不多。……由於不了解國內的情形，所以對國事也就不很關切。例如我們很重視總統的任期問題，但他們就不很注意。可是最近突然注意起來，有很多人在談論這個問題，而所談的論調卻都是受了香港聯合評論的影響。原來聯合評論最近也出了紐約航空版，銷路很好」。（見憲政論壇雜誌）

潘陶兩位先生在社會是有相當地位的，他們公開而負責的說話，足以證明前述胡先生的話不是沒有根據的。修憲連任是國家大事，而於國家命運實亦不無影響。憲法並非不可以修改，惟在此時此地應宜慎重將事。胡先生陶先生返國以後，鑒於現實政治環境，說話已經有很多保留，不願暢所欲言。我們希望黨政宣傳機構，對有關國家重大問題的海外輿情，多作翔實的報導，以爲國人參考。千萬不要「指鹿爲馬」，掩人耳目，國家幸甚。

782.8

來源：五四日報　　時間：NOV. 8. 1960

胡適變西湖

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胡適化名自日飛台

（泛亞社合北七日電）胡適於十月二十二日夜晚九時五十五分從東京乘民航公司班機返合時，何以需要化名登機，現已揭開謎底。據此間消息靈通人士稱，胡氏返合之前，有關當局得到消息：謂新黨人士準備赴機場盛大歡迎「在這種場面，萬一有極左或極右份子藉機圖謀不軌，危及胡氏安全，當然絕對不可以」，所以乃採用不得已已保密措施，航空公司之乘客名單並無"Hu Shih"而祇有"ShyhHwu"（可譯爲「西湖」），當夜在機場候機室中見到胡氏之記者僅兩人，一爲「公論報」記者，一爲僑光社攝影記者，胡氏曾對「公論報」記者發表談話，到十一時許，才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正式接見各報記者。惟機場上接客雖少，但却有一列整齊之軍官，胡氏曾笑稱：「這些軍隊是不是爲我開來的」？在旁者答稱「這是歡迎你的儀隊」。實則是日從機場到南港沿途，均有不少便衣人員佈崗保護，甚至從南港到中央研究院途中，警方特別派出崗哨，檢查過往車輛行人。

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剪

8

中央日報

源：

時間：DEC 17 1960

從前和今我

胡適博士生日前一席談

本報記者 李青來

「棄我去者，二十五年，不會回來。看江明雪舞，吾當壽我，且須高咏，不用啣杯，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那麼收穫，先那麼栽。

前宵一夢奇哉，似天上諸仙采藥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縮地，芝能點石，觸處金堆。我笑諸仙，諸仙笑我，——敬謝諸仙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

以上是今天正在桑北郊陳其地避壽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博士，在民國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二十五歲生日時，用沁園春詞調，爲紀念他自己的生日所填的新詞。也是他在前幾天各報社的新聞記者們應此間的請，與記者們談到他六十九歲生日的重要感想。

「葫蘆裏的微物」

胡適博士說，他詞中所說的「葫蘆裏的微物」，就是他在時立下一志，數十年間，有些微物，想給中國的文化，思想與育，直到今天，已經足足可是從他二十五歲，四十四年，所賣的藥，並不能說是他，看來功效微物，試與君猜。

胡適博士生日前一席談

胡適博士生日前一席談

胡適博士生日前一席談

笑」的故事。這故事說，當年釋迦牟尼在靈山說法，有人送了他一朵金色波羅花，他把花拈在手裏不說話，這時圍繞他的數千聲衆都不了解是什麼意思，祇有一個名叫大迦葉的弟子懂了，他會心的破顏一笑，釋迦牟尼看到了大迦葉的微笑，於是對大衆說，我有一個秘密的道理，現在大迦葉已經知道了。（編者按：當時世尊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胡適博士說，道是一個很美的故事，也是一個大謊言，同時還是賬史。他默默地說，從古以來爲宗教爲學派造假歷史的很多，共匪也造假歷史，正如英國小說家奧斯瓦所寫的小說「一九八四」一樣，這部小說預言，共匪將於「一九八四」年統治英國之後，設一「眞理部」專門造假歷史。

民國三年時胡適肖像。

胡適・徐來・方還

胡適博士除了回想他過去的六十九年，對數理科學和自然科學學得太少，引爲一生最大的憾事外，他接著又談到過去有人要他以他的名字——胡適對對子的故事說，那時曾有人要他用他的名字對子，他用一個「胡適」去對，又用兩個名字重疊起來變爲「胡適胡適」，方還「方還」。以後，他到上海，在一次宴會中，他的學生黎錦輝的太太徐來遲到，他忽然發現，「徐來」這個名字，如果用來對胡適，眞是比「方還」還要適當。那就是「胡適胡適，徐來徐來」。胡適博士感慨地說，對對子先用古人的名字「方回」對了，後來用一個今人的名字「方還」去對，眞的說，這些話也是我胡適所說的最重要的話。他說，眞的對子之類的東西，祇是一種玩，不過是一種玩意兒，沒有絲毫文學價值。我們中國的文學原是世界上最簡單的，可是我們本來很簡單的文字，要做成對子，自以爲很美，事實上沒有一定要做成對子，說話不好好的說，一定

來源：香港時報　　時間：FEB. 26. 1962

悼胡適先生

——兼論發展科學問題

評社

胡適先生在前天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酒會中，突以心臟病發，竟告不治。噩耗傳出，中外震悼！我駐美大使蔣廷黻說這「不僅是中國一大損失，而且是世界各地人類自由大業的一大損失」；美國務卿魯斯克說：「他是我們這世紀歷史人物之一」。我們所特別感到傷悼的，不僅是自由中國喪失了這樣一位卓越的學人，而更由於在今天我國海內外的濟濟多士中，還沒有人能以接替胡先生在思想學術界所遺下的地位！

在報章上報導的遺著目錄，可以看出適之先生治學的勤奮與謹嚴，那三十幾部著作，幾乎每一部都是可傳之作。然而他在思想學術界的偉大貢獻，却非此等著作所能盡。他生自清代樸學昌盛的地區，他自稱對於考據特具癖好，他的主要著作也都是運用科學方法整理舊籍之類，然而那却不足以代表他在思想學術上的見解。我們覺得他的最大貢獻在於爲學術界創造了一種新風氣，從民初上承清代學術疲闌之餘，展開了蓬勃燦爛的遠景。他於民七執教北大，倡導白話文運動，並介紹了杜威的實驗主義，開始所謂新文化運動的新頁，復與「五四」的愛國運動相互影響，在全國文教界激發新的生機，熱烈從事問題的研究與學術的探討。那也許不足以與西方文藝復興相比擬，但確是個劃時代的變化。後來雖然共黨也賡緣時會，乘機滋蔓，那却是普遍的時代病態，原不僅我國一國爲然。而另一方面，我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不可否認與當時一般青年在思想上的覺醒具有密切關聯。此種從思想學術的革新發展到政治上的革命運動，自然不能歸功於任何個人，但不可否認其間胡先生具有最大的潛在影響。

若干年來，由於國運不斷在動盪中，任何學人都難免和政治發生關聯。胡先生自己並不否認他有政治上的興趣，但他始終只是一位論政者，而不是實際參加政治活動的人，在這種地方正表現他的學人本色。他的政治理想偏於保守，不主急進，所以當過去一般知識分子多醉心於共產主義之際，他獨不爲所動，主張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認爲我們應該打倒貧窮疾病愚昧貪污，而不該把打倒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視爲萬能。他雖經常置身政局之外，但每逢國家遭逢重大艱困，他總是堅決站在政府方面，甚至不惜暫時離開學術崗位爲國宣勞。最後他以年近古稀的高齡，返還祖國，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學術工作，而不肯安於流亡生活，終老異國。當

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剪報資料

友邦人士對我國政府發爲誤解言論，他總是挺身而出，爲政府辯護。在他逝世前一剎那，他還引徵立法監察兩院工作情形，證明國內決非如像若干外人所指摘的沒有言論自由。他的意見不盡與政府相同，且他並不支持那種標新立異而跡近顚覆的政客行徑，即使那些人是以他爲標榜。凡此種種，都顯示他是一位典型的愛國學人。也正以此故，他深爲中共所忌，不惜以大力從事，加以種種清算。預料在他死後，中共也必不會對他輕輕放過。這適足證明他是共黨與共產主義的最大敵人。

胡先生畢生致力文史哲學，他却深深感到發展科學爲救國的根本要圖。這種見解自早期新青年時代已發其端，在晚年更以大力從事。他在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建立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籌得一億二千萬元台幣從事發展科學與技術研究的開山任務。他並不好高騖遠，而是準備一點一滴的做些奠基工作。這是他晚年對國家的重大貢獻，也是直到他逝世之前還在津津樂道的。他有關文化建設的意見，最近曾引起爭論，有許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見，我們無意對此有所評騭，只想指出胡先生本意是在求科學研究的積極生效；他畢生致力所在，大部分都在中國文化範圍之內，可見他並非一味唾棄或鄙薄中國文化。至於今後文化建設究竟採何途徑，尚有待於繼續的深入討論。發展科學爲國家生存命脈所關，朝野雙方都應以最大力量積極策進，只要此項工作能有良好開展與成就，使國家的現代化得以達成，則無論胡先生所表示的見解是否爲國人所接受，他在地下也可以瞑目了。

中央日報

來源：

時間：FEB. 26. 1962

匪情述評

「胡適思想」在大陸

胡適先生不幸逝世了。他對於中國文化運動所作的不朽業績，必將永垂青史。他始終站在與共黨敵對的地位，堅強地奮勇地與共匪搏鬥。他的思想，被共匪名爲「反動的胡適思想」；而在今日大陸知識分子的心中，他乃反對武斷、反對集體、反對共產主義本質的一位勇士、一個榜樣。大陸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反對極權的一位勇士、一個榜樣。大陸的知識分子，也將會聽到胡先生的聲音。而其悼和痛惜，速展開，並逼迫胡先生陷在北平的大子，迅速發表攻擊父親的文章，以對我父胡適思想，發表攻擊父親的文章，以對我父胡適思想，發表攻擊父親的文章，以對我父胡適思想，

反對唯物主義

胡先生認爲：「一個觀念，就像一張支票，可支若干個效果，如果這個支票銀行見了上面寫明：「一個觀念，便是立刻兌現，他那張支票便使這個觀念的存在下列幾點共產黨的危害性的。

選擇與否獨立意旨至少，胡先生的思想堅決要反反反共共共產產產黨黨黨的的的基本思想先生，難適應的作知道清算共產黨的論文批判。胡先生的思想是根本的哲學思想，他更對共產黨的論幾年來，共產黨過去的報告從共產黨的背景適應時代的共產黨的共產黨的共產黨

FEB.25.1952

來源：　　時間：

社論

敬悼胡適之先生

昨日下午七時十分，胡適之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會中作了一小時半的演講以後，因心臟病猝發，救治不及，竟遽然長逝，噩耗傳來，識與不識，無不爲之震悼不已。自五四運動以迄今日，在幾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適之先生自始至終是我國學術界的重鎮，思想界的導師，爲全世界所普遍敬仰，他的辭世，對國家，對社會，對下一代的青年，眞是無可補救的損失。

適之先生已在一個大動亂的時代，過完了他多采多姿的一生。像他這樣的一位巨人，對他的貢獻與影響，實在極不容作終極的定論。他所領導的五四運動，至今還沒有得到確切而一致的評價。他在不久以前發表的關於東方文化的意見，至今仍在引起各方面的爭議。但有一點特別值得提出，那就是他畢生思想的純粹與一貫，在我們這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之中，實在不容易找到相同的例子。他自始至終，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偏激的社會主義，反對狹隘的傳統主義，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找不到一點矛盾之處，找不到一點駁雜之處。他的堅定而絕不動搖，眞像是一個奇蹟，到達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另一點值得提出的是，適之先生思想與行動的一致。科學與民主的精神，是在於冷靜、客觀、虛心與寬容。關於這些，適之先生可以說是生活的各方面都充分的做到，而且是做到得那樣自然，絲毫沒有勉强的痕跡。適之先生和易近人，是人所共知的。他堅定而沒有固執，沒有武斷，沒有排他性。他自己的意見從不動搖，卻絕不强制他人接受他的意見；相反的，他祇是敎人重實證，重理智，不要輕易爲他人的意見所帶走，甚至包含他自己的意見在內，這一種精神，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夠企及。

適之先生的思想，與任何性質的教條主義都無法相容。所以，儘管他待人接物，完全是藹然仁者的作風，但偏激的社會主義者與狹隘的傳統主義者，就始終以他爲敵，一有機會就要用種種方法來打擊他。但是，祇要人類的理智沒有完全絕滅，適之先生所代表的思想，仍然是一大主流，任何性質的狂熱者都無法把它從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靈魂深處清除。適之先生在政治上沒有了不起的地位，在社會上沒有了不起的憑藉，他是那樣的與世無爭，而竟然能有如此普遍而巨大的影響力，正就是由他代表了人類精神生活中理性的一面。

我們想到今天這個世界之所以面臨如此重大的災禍，倘能冷靜的去分析一下其基本原因之所在，可以說，主要就是由於理性之泯沒。如果大家都能夠重理性，不輕易的爲狂熱運動所帶走，就不會有人接受那些充滿排他性的偏激思想，一切極權主義的細菌就不會在人類的社會裏傳播。理性可以救世，這應該是無可置疑。祇有在人們堅決的拒絕理性之時，災禍才成爲不可避免。

適之先生一生，可以說自始至終在爲着闡揚理性而奮鬥。適之先生並不希望人們都接受他的全部思想，但他敎人尊重理性；他完全知道理性也並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但他卻深信擯棄理性必然會帶來災禍。適之先生從不說他心存救世，但他畢生的努力，可說是完全爲了要把這個世界從反理性主義的狂流中挽救出來。

現在，適之先生已經成了古人，而我們仍不能知道他的努力，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正因爲如此，我們就更要爲他的逝世而哀傷。世界的前途，人類的命運，還是在擺搖不定之中，究竟爲禍爲福，要看我們這些未死者能不能接受適之先生所留給我們的精神啓示了。

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剪報資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